目　　录

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三次回湘……陈新宪（1）
我在大革命时期的一段经历……杜修经（33）
大革命风暴中的华容……刘公武（42）
浏阳农民运动的片断回忆……慕容楚强（52）
大革命时期醴陵见闻……李味农（63）
回忆祁阳农运……柏希虞（70）
大革命时代的沅江……刘　虚（79）
“马日事变”前后……李绍林（84）
关于十万农军围攻长沙问题……易礼容（90）
马日事变后农军围攻长沙的回忆……陈新宪（91）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袁福生（97）
坚持白区斗争的湘江特委……谢介眉（108）
我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的几件事……汤锡中（125）
三去延安……杨第甫（141）
湖南种子东北花
——协助韩梅村将军凌源起义经过……邓钧洪（188）
战斗在国统区的演剧六队……刘斐章（211）

补·充·订·正

补充刘岳厚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点滴事迹……傅白芦（227）
关于湘中二支队第三团的一点补正……莫新春（232）
关于我在起义后叛逃问题的几点订正……熊新民（232）
对《回忆醴陵、萍乡黎明前的斗争》
一文的订正和补充……孟树德（23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记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三次回湘

陈 新 宪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同志曾三次回到湖南。毛泽东同志每次回湖南，都值革命形势发展到紧要关头，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第一次回湖南为的是考察农运，时间从一九二七年元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实际上毛泽东同志是先年十二月中旬应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邀请回长沙的）。二月中旬返回武汉。第二次是"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回湖南任省委书记，时间是同年六月初旬至中旬，约十余日，被陈独秀一再急催返武汉的。第三次是"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奉中央委派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时间是同年八月中旬至九月下旬。

毛泽东同志这三次来湖南，对我国革命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特别是每一次我都能有机会和他较多地接触，历历往事，令人难以忘怀。

一、毛泽东同志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冬，正当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农村阶级斗争顿时尖锐剧烈起来。社会上和革命队伍内部都出现不同的态度，有的欢呼，有的咆哮，有的忧心忡忡，有的彷徨迷惘。农民运动究竟何去何从，亟需有个统一的认识和态度。为了总结前段

斗争经验。及时制定工作方针，拟订组织规章，部署今后任务，把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在湖南区委领导下，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在长沙召开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

全省工农代表大会的隆重召开是当时湖南政治生活中一件重大事情，省会、各县城镇、产业区都纷纷举行庆祝大会，省内外各革命机关团体的贺电如雪片飞来。头几天，两个代表大会共同一起听报告。当时是国共合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是工会、农会的公开的法定的领导机关。虽然省党部大多数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但是农民部的部长却是刚上台的大右派刘岳峙，他也到大会来“训话”，故代表大会一开始就围绕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显露出各种立场。来自斗争实践中的农民代表，特别是曾经在广东农运讲习所学习回来的代表，个个斗志昂扬，主张继续大干下去。国民党右派对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则是指责非难。党内有的同志态度也不鲜明，在赞扬的同时也夹杂着一些指责。在分组讨论中，农民代表纷纷议论，形成领导与群众极不协调的局面。此时代表们听说毛泽东同志正在湖北视察农运，便建议大会邀请毛泽东同志来指导大会的工作。大会秘书处接受了建议，由秘书长[illegible]直荀同志草拟了电文，于十二月三日经大会一致通过，即日发[illegible]。毛泽东同志于十七日来到长沙。工农代表大会联合于二十日[illegible]省教育会幻灯堂召开盛大欢迎会，并邀请各界代表参加。由于毛[illegible]东同志在湖南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大家[illegible]想一瞻风采，聆听他的高论，到会的近千人，其中工农代表大[illegible]代表三百五十二人，将幻灯堂挤得水泄不通。各方闻讯而来的络绎不绝。会场外的走廊上，博物馆的台阶上，傍侧的溜冰场和茶社都站满了人。当大会执行主席刘惊涛同志（宝庆农运特派员）

宣布开会时，幻灯堂内外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首先就离湘一年多来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作了概括的说明，接着就以“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为题，详细阐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无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都要靠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才能完成。目前农民最低的要求是减租、减息、平粜，提高雇农工资等，只有解决这些迫切问题，才能使农村生产发展，物资丰富，原料充足，购买力提高，也才能促进工业、商业及教育事业的发展。故一切问题都与农民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听取各代表的发言，并主持大会决议案和宣言的起草审订工作。有时走访各方面人士，搜集各界意见，日夜不停地指导大会进行工作。到月底两个大会闭幕时，又请毛泽东同志作了革命联合战线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相互勾结，组成国际、全国、全省反革命大联合，我们工人、农民、商人、学生也应积极组织革命的大联合，以革命的大联合来对付反革命的大联合。接着，他以满腔革命热情肯定前段工农运动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兴起在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取得前人几千年没有取得的伟大成绩，功劳是极大的；并严厉斥责了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以及“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之类反革命论调。他说，过去几千年都只准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平平粮价，就算“闹事”吗？这种只准地主对农民压迫剥削，不准农民向地主反抗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破坏革命的人。最后他还特别提醒大家，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但

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他们还在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毛泽东同志在工农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对到会的代表和革命干部是极大的鼓舞，使大家斗争的立场更坚定了，方向更明确了，使大会胜利地完成了回击反革命逆流的任务。

大会闭幕后，湖南区委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将大会代表留下来办了三天训练班。头一天毛泽东同志向党团员代表作了一个政治报告，详细分析革命军占领武汉、南昌后国内形势的变化，着重指出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蒋介石和唐生智的矛盾以及迁都问题的争执等。第二天又就农民问题和调查工作的方法对代表和干部作了两次报告，对政策和斗争的策略指示很详，并就考察江苏、湖北农村情况列举事例，说明开展农村调查的重要性及如何做好调查工作的方法。三天训练班的时间很短，但毛泽东同志三次重要讲话，对帮助干部和代表们统一思想、掌握政策，提高策略水平及讲究工作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往后湖南的农民运动能沿着正确轨道继续普及深入地发展。

为了用大量事实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元月四日至二月五日亲自至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城乡进行实地调查。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同志曾回韶山，在湘潭和湘乡边境组织农民协会和雪耻会，开展革命斗争，随即在韶山建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湘乡当时是人口比较多，面积比较广的一个县，农运开展比较好，特别是农民武装力量比较大。衡山原是我省农运发展最早，力量较大的一个县，早在毛泽东同志任湘区区委书记时，一九二二年冬至二三年春季，就由水口山抽调工人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先后回到岳北白果，发动农民，成立岳北农工会，向军阀赵恒惕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同时，在岳北农村成立了SY组织（社会主义青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团）故衡山不但有其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基层干部。醴陵是军事战略要地，株萍铁路线上的重镇，株萍沿线是我党确立的工农运动重点，农运早有基础。就湘东地区来说，醴陵是农运发展最先进的一个县。长沙是省会，近郊区农民协会是由省农民协会直接领导的。这年夏天叶开鑫占据长沙时，省农运领导人易礼容同志就派滕代远同志前去工作，因而组织力量比较强，斗争经验也比较丰富。

毛泽东同志于元月中旬来到衡山，中共衡山地委预先指定我和贺尔康同志负责陪同毛泽东同志到城乡各地去考察。衡山地委主要负责人只有七人。书记向均，组织易克勋（两人都没有公开身份）。我负责工运和宣传，贺尔康负责农运兼管农村青运，周淑良负责妇运。我的公开身份是省总工会特派员，贺尔康的身份是农运特派员，周淑良的公开职务是衡山县女界联合会会长兼县农民协会妇女部长。还有，县总工会委员长周树屏，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刘爱农，他两人均以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又分别任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工人部长和农民部长，对县政府及公法团的联系工作一般都是由他们二人担任。毛泽东同志在衡山考察有十一、二天，先到岳北白果，福田铺等地农村进行周密的调查，听取了区乡农运干部的汇报，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走访了农、工、商、学、妇群众组织和区乡自治筹备机关人员，视察了工农革命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村小学和农民夜校。在白果亲自慰问了农工会的烈士家属。在福田铺详细调查了农村市镇的商业、手工业及集市贸易情况，到县城住在康王庙地委机关，先后听取了地委各负责同志的汇报，在县农民协会、县农运讲习所、县妇运训练班召开了调查会，走访了各革命群众组织及有关机关团体，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出席了县城各界的欢迎大会，应农讲所和妇训班联合请

求作了有关农民运动的报告；还在地委主持的新党员宣誓大会上作了解释党章的讲话。他有时还单独走访或邀请个别人谈话，了解某一方面的情况。在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概括成若干问题，提交地委讨论，要求大家认真发表意见。我在城乡随着毛泽东同志参加各种调查会和讨论会，看到他总是先写好一个需要调查了解或研究讨论的纲目。在会上，他也总是自己提问题，自己做记录，让大家发表意见，有时启发大家开展争论。我们陪同参加的人有时也做记录。特别是有关统计数字，他总要反复多次核对。如衡山地委书记向钧向他汇报说，衡山乡农协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毛泽东同志核对了在岳北调查的材料，又亲自到县农会查阅了各区乡表报，还在农运讲习所问了若干位乡农协委员长，于是在地委讨论会中和在农讲所的讲话中都高度赞扬“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当毛泽东同志从衡山县衙门一个小狱吏处得知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委员，随即向县农会和县党部农民部了解情况，在地委会议上提出严厉的批评。毛泽东同志向贺尔康说，“你们是怎么搞的？”接着又向大家说：“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向钧立即要我和贺尔康去县知事公署交涉释放。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说：“你们两位是省里派来的特派员，应该正正堂堂地责令该知事立即释放，以后不得擅自派兵捉人。”我们走到县衙门说明来意，县知事陈晖元乖乖地照办，当即请农会组织农民，将被押的农会职员披红挂彩迎接回去。这件事本是国民党县党部搞的，县农会虽知道这事，也没有及时向地委及主管农运的同志汇报，若不是毛泽东同志来进行调查，他们还不知要关到何时哩。

当向钧同志在地委调查会上汇报衡山改编地主团防武装为农民自卫军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现在地主武装纷纷投降了，但不要认为天下太平了。部队接过来以后应注意政治素质的改变，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治训练。只是换个招牌，那是换汤不换药。我看各地均应注意这件事。"他还告诫我们，建立农民自卫军武装，应大力发展梭镖队，要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枝梭镖，快枪也要农民自己背才靠得住。现在不要以为赵恒惕、叶开鑫被赶走了，大的土豪劣绅都逃跑了，要防止他们卷土重来。我们必须把农民统统地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武装就象布下了天罗地网，使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想跑跑不掉，想来来不了。衡山当时分九个区十七个字号（朝、宗、宇、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义），除县城外，每两个字号联成一个区，每区都设有团防分局，一个区多的有一百多枝枪（如岳北、城区），最少的也有二、三十枝（如店门前），团防局的官兵大都在北洋军阀部队干过，有的还是清朝的辫子兵，又多是当地人。未被农会接收改编前，完全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农会兴起后，控制了乡村政权，团防局的靠山垮了，他们在徘徊观望一阵后，不得不向农会投降。我们那时改编团防部队一般是原封不动，只换了一块招牌，近的派人员去查点一下人枪数字，远的就由他们自己造册呈报县农会备案，照例加委给他们以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中队长等职衔。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些情况，便对我们作了上述指示。

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实行了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者的联盟。故当时在湖南省、县两级政权和国民党省、县两级党部中大都有共产党人参加，区党部、区分部中共产党人更多些，因为湖南是先有共产党后有国民党，有许多地方国民党

的组织是共产党派人帮助建立的。至于民众团体，如各业工会，农会，女界联合会，都是共产党派人组织，并直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是受CY（共青团）领导的，领导成员中以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还有各界联合会组织的爱国团体，如雪耻会，济难会、反帝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等，实际上也都是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只有商民协会让给国民党去抓，商民也没有多大发言权。那时，县知事（县长）是省政府任命的，大都是旧官吏。但一切重大问题取决于县知事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席会议，在衡山当时叫“公法团联席会议”，会议由县知事召集，各民众团体及县党部派代表参加，民众团体代表的意见对会议有很大的影响，县知事几乎是唯命是听。就衡山那时的情况来说，在这种会议里，县农会和县总工会又起决定作用，重大问题若没有农会和工会代表参加，开会也是“议而不能决，决而不能行”。因为一切政令没有工会和农会的布告或通告，工农群众是不会遵照执行的。那时乡村可说是农民专政，一切权力归农会。城市各行各业都有工会，工会说话是“飞灵的”、毛泽东同志来衡山考察，亲自看到这种情况，高兴地说：“你们县的政治颇民主了，这是农民在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的权力之后才能达到这种形势。目前我们仍应继续领导农民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农民权力长上来了，就应立即在农村建立以贫农为领导的新的乡村自治机构，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完成了乡村自治便可召集县民会议，实行县民选举，成立名符其实的民主委员制政府。”毛泽东同志在地委讨论会上还郑重地告诫我们：“贫农是革命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他们在完成民主革命后，革命情绪继续高涨，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切要求进入一个别的革命。为避免贫农孤军作战，我们需要在农村建立联合战线，特别要注意团结中农，农协委员中也要有中农代表参加。这样做有利于打击共同的敌人。”

在讨论联合战线中某些具体问题时，有同志说，国民党老是出右派，早几年出了西山会议派，近两年又出了孙文主义学会派，还有戴季陶派。不革命的就滚出去，留在国民党内干什么！毛泽东同志说：“KMT（国民党）是个很复杂的党，党内有代表地主阶级的，有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有代表中产阶级的，有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有代表半无产阶级的，有代表无产阶级的。近来局势的发展，既增加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成分，也混进了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和地主分子。这就使KMT内有革命派、非革命派和假革命反派。非革命、假革命到时候就成为反革命。我们从KMT的党史来看，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到今天的中国国民党，发生过若干次分化，孙中山先生改组过若干次。每次改组总有一些不革命的站到反对立场上去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反对容纳共产党。当时孙先生说：‘谁阻挠我接受革命青年入党，谁就是阻止我革命’。这样就把他们暂时压服了。接着就有人脱党。孙先生刚逝世，又有一批人在北京西山灵堂开会，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广东革命的国民党相对抗，就是西山会议派。他们打着孙文主义的招牌，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现在又有戴季陶主义者高喊防止‘赤化’，他们与西山会议派一样都是反共派。我们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国民党内的共产派。今天我们讲联合战线，其目的是联合国民党的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内出现右派，是阶级本质使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地主阶级不愿‘平均地权’，大资产阶级不愿‘节制资

本”，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要反对革命的。”他给大家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国民党内的老右派、新右派随着革命的发展，如竹笋脱壳一样，纷纷脱离。竹笋只有不断地脱掉废叶，才能茁壮成长，所以说这是必然现象。”毛泽东同志还对我们说：“要注意策略，在联合战线内有许多麻烦棘手的事情，应让KMT出面解决，不要动不动就把CP抬出来，但我们又要坚持原则。”休息时，县总工会委员长周树屏来地委汇报出席县公法团联席会议情形说，县知事陈晖元说近来税收不旺，司法收入也减少，县署财政困难，年关快到了，各机关团体薪饷无法发给，问工会、农民协会怎么办？向钧同志说：“我们工会、农会又不是收税的，问我们怎么办！”我和贺尔康正在下象棋，毛泽东同志从棋盘上拾起一只“帅”，对大家说：“这是他在将我们的军。我们也去将他一军！”大家望着笑，问怎么将法？他说：“你们就告诉这位县太爷：县衙门既然没有事干，司法衙门又无官司打，就来个裁员简政，干脆把这些冗员遣散回家，免得多吃冤枉饭。你们还告诉他，社会治安有我们纠察队和自卫军负责，县太爷可安心睡觉。”我们随即遵照办理，以后这位县知事再也不提财政困难了。

一九二七年元月初，南岳成立区农民协会，同时接受团防改编。地委派我去南岳，传达省工农代表大会精神。区农民协会决定在南岳大庙里开成立大会，庙里的住持和尚要求莫进佛殿和西厢和尚住室。农会则放出空气，要赶走和尚，没收庙产。我们当时没有理睬和尚的要求。开成立会那天，庙里的方丈、知客以南岳佛教协会的名义贴出标语，其中有：“和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万岁！”另外也贴了几张祝贺区农协的标语，而把这两张贴在进庙门的两边大柱上。这天，南岳附近农民涌向

南岳镇，纷纷朝两个大庙里闯，发现一个庙里有和尚在吃猪肉，大家将他带到农协大会场。群众听说方丈和尚吃猪肉，说都要戴高帽子游街。和尚双手合掌不断念“阿弥陀佛”，恳求莫游街，愿意受罚。区农协负责人问我怎么办，我同意罚款了事。象这类事件究竟该如何处理才正确，我当时心中并没有底，上级也无明文指示。唐生智这时是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又是湖南省省长，他却是南岳庙的“大施主”。南岳庙的上层和尚多与唐生智及其高级将领有联系。毛泽东同志到衡山，我在地委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他对普及政治宣传，破除迷信，处理祠宇庙产以及怎样办农民夜校等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其大意如下：

（一）普及政治宣传工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有许多政治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取决于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这几个月来你们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中，政治工作做得很好，组织宣传队到城乡各地演讲，发传单，集会演戏，提灯游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效果很大。现在又分别派负责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全省工农代表大会情况，这样做很好。但今后应注意从群众的实际生活要求出发，利用各种机会，把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等政治口号的内容渐渐充实起来。宣传方法应注意区别对象，如对农村应该注重口头宣传。各种纪念日活动，均可由我们先印好谈话纲要，发交各区乡农会干部备用。也可把一些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故事编成戏剧演出，或用画报张贴。文字应浅显易懂，与其用长篇大论，不如用短小有韵的歌谣、故事、对话、问答。宣言、传单应一律用白话文。

（二）南岳是个名山，庙大产业多，和尚也多，向来香火旺

盛，善男信女大施主往来频繁，庙产地租遍及省内外，大和尚穿的是丝罗绸缎，听说吃的也不差，一席素宴很可观（当时南岳住持和尚招待“施主”，一席素菜有达四十块银洋的），有租有钱，算什么“真正无产阶级！”庙里也有穿布袈裟的小和尚，一般靠念经、拜忏、敲木鱼过活，与大和尚生活悬殊，但他们与工农无产者不同。关于庙产祠产，有的地方好办，有的地方不好办。你们衡山又特殊些——白果祠堂多、南岳庙宇多。办事要有场所，工会、农会要有会址。你们占用祠堂庙宇，现在各地都是这样。闲地闲产可以利用嘛。你们将庙产祠产提出一些办农民夜校，做公益事是应该的。但在聚族而居的地方，要防止土豪劣绅利用宗族观念进行挑拨，要严禁豪绅瓜分祠产庙产。每做一件事都要把意义、方法向农民讲清楚，免得出了漏子，给人借口。积谷是为了备荒，既不能瓜分，也不宜提作它用，遇到青黄不接或荒年，借给贫农，应不取息。

（三）象唐生智，他现在是站在革命的一方面。我们要团结他。但他信佛，据说还请了一个所谓“道法高明”的和尚当亲信顾问。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但不信菩萨，而且还要宣传破除迷信。现在农村地主的权力打倒了，代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族权和神权也就跟着动摇。打菩萨、拆灵位，如果农民有觉悟，自己动手是好的，我们不要作硬性规定。我们目前应集中精力领导他们作政治斗争，先把害人的活菩萨——土豪劣绅，地主阶级的权力彻底打垮。我们还要领导农民的经济斗争，如减租、减息、减押、清算……，“活菩萨”彻底推翻了，经济斗争又取得全部胜利之后，那些不起作用的死菩萨，农民自己会丢掉的，无须过早地去越俎代庖。总之，破除迷信，我们要作宣传，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强迫和阻止都是不对的。有些问题，要等到农民

要求分配土地时一道解决。

（四）夜校是农民和工人最喜欢的学校。过去农民负担了一切教育经费，而受教育的则大多数是上层阶级的子弟。现在农村豪绅势力被打倒了，农民自己开始办起学校来了。我早几年在长沙，前年在湘潭乡下都办过夜校。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就教材来说，城里的东西多，不合农村的需要；就对象来说，过去乡村只有儿童教育，没有成人教育，只有男人教育，没有妇女教育，也是一大缺点。衡山乡村的学校现有三种：有官办的国民学校和高等学校，有农民自己办的夜校，有村上办的私塾。农民最喜欢自己办起的夜学，因为夜校的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适合农村特点。（当时衡山农民学校设有儿童日班，成人夜班和妇女班，教学内容一般采用《青年平民读本》，增教应用文，也有教新编杂字的）。至于教学方法，值得考虑，不要老是先生讲，学生听，要结合实际，启发学员讨论。我们还可以利用夜校培养党团员。关于经费，可以由农会统一解决。目前提取地方迷信公款、祠堂公款以及其他闲产，使公款公用，闲产不闲，有什么不好？但从长远打算，必须在省县两级财政预算中列为专项，确定其来源。这个问题，在这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已做了决议。

在讨论粮食平粜、禁运问题时，毛主席指出：实行粮食禁运和平粜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目前农村贫农自动起来禁止不法地主、土豪劣绅与投机奸商相互勾结。囤积居奇，卡借偷运，引起民食恐慌，是完全正当的。新的民主自治机构成立后，应将粮食好好管理起来。现在各级农协应做好所辖范围内的人口和粮食调查工作。多余粮食可与外乡互通有无，但仍应严防奸商与豪劣勾结牟利，禁止抬高粮价。总之，禁运是禁敌人，不禁自己。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

在毛泽东同志来衡山之前，各乡农民协会唯恐粮食外流，多自动组织禁运，虽然制止了豪劣奸商的囤积偷运，但使有些缺粮乡发生严重的民食问题，土豪劣绅则趁机造谣，说什么“农民协会要共产了！”毛泽东同志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并教育我们如何正确对待。省农民协会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时发布粮食出境管理条例，除军粮由省里发采购证指定向产米地区购运外，规定县与县之间可互通有无，只要持有县农协批准的通行证就行了。衡山当时规定各区乡农协组织民食管理委员会，将地主多余粮食按人口所需进行平粜，有剩的储仓，缺粮乡可向县农协申请，持证到余粮乡购买。权力都掌握在农民协会。

在讨论如何办好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时，贺尔康同志提出要求上级颁发一个组织章程。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衡山的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都组织起来了，这很好嘛。搞个章程确实需要，但各地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是初办，应因地制宜。当然，上级应及时做出指示，主要还靠你们摸索经验、想出办法。你们自己可大胆地制定一个合作社章程，就叫“草案”，试行一段，再慢慢来完善。现在农村办起合作社，穷人就不要进当铺了。

当地委负责同志汇报党团组织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你们今后要在产业工人和贫雇农中多发展党员。凡是成立了农会的地方，都应建立党的组织。共青团也不要老是停留在城市学校里，应多到农村和矿区去吸收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入团。

毛泽东同志在衡山县城考察期间，地委在一天晚上召集城区的党员大会，同时安排新党员宣誓仪式，请他作了政治报告。新党员宣读“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誓词毕，他又就党章和六句誓词作了扼要的阐述。会后，毛泽东同志对地委书记向钧及其他几位负责同志说，应该加

强对新党员的训练。你们准备办短期训练班训练新党员，很好。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党的组织建立比较早，你们工运和农运这批骨干，许多是岳北农工会到水口山或安源经过几次大斗争又回来的。你们过去替他们输送了干部，他们又为你们培养了干部。新党员经过训练，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去参加或领导各种实际斗争，这样成熟更快。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二七年二月，衡山地委在衡山县城南学校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妇女运动训练班，派刘爱农同志主其事，抽调一批在农村中工作的农运和妇女骨干到县城参加学习，他们大多是基层领导干部。一九二七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同志曾亲临讲习所和妇训班，分别召开了调查会。地委集合两个班学员，请毛泽东同志讲话，地委所有负责同志都参加了，由于参加调查会的都是各区乡农协和女界联合会的委员长、执行委员、纠察队长等基层负责干部，提供的材料都是当时实际斗争中很具体生动的事。在农讲所调查会上，十四件大事中的主要问题大都涉及到了。对禁运粮食、办合作社、减租减息减押、破除迷信、处理庙产、祠产、办农民学校、煮酒熬糖、喂牲畜、养鸡鸭、筑塘坝、修道路等具体问题都开展了讨论。在妇训班只讨论破除迷信、办农民学校、煮酒熬糖、喂鸡鸭以及农村妇女解放中的一些问题(如剪发放足、打花轿、反对恶姑磨媳妇等)。两班学员对上列问题多数是意见一致的，但在喂鸡鸭和煮酒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农讲所对喂鸡鸭主张禁，理由是消耗粮食，还损坏禾苗；妇训班则主张喂，理由是要靠鸡蛋买盐卖针线，卖鸡鸭也是零用钱的来源，过年过节待客也都需要。煮酒则相反，妇训班主张禁，农讲所大多主张不禁。这些问题后来在地委讨论时，大家认为县农协不要做统一规定，各区乡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鸡可以多喂一点，鸭少喂

点，煮酒熬糖虽消耗粮食，但也是社会上一种需要，缺粮区乡应劝其节约，必要时也限制。当岳北女界联合会负责人李淑宏发言时，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你是白果的，你们那里妇女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敢于成群结队破天荒到祠堂去吃冬至酒，把族长老官子吓坏了，长妇女的志气，灭土豪劣绅的威风，好得很！"在两个班的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又作了令人鼓舞的讲话。他开始说："我这次回湖南，在长沙出席了全省工农代表大会，与省里的同志和各地来的代表见了面。月初。从长沙到湘潭经湘乡来到你们衡山，特别是在乡下走了一遍，我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农民起来了，而且组织起来了。你们在四乡造反，把那班吃人的野兽——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打得落花流水，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你们的一切革命举动都是对的，没有你们这一切举动，就没有革命，你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做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你们不但使北伐军顺利地通过湖南直下武汉，而且正在挖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这场推翻封建势力的大革命，你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完全支持和拥护。我想，凡是革命的同志，只要看到了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也都应该是支持拥护的。我过去在城里所听到的和今天到乡下所看到的完全是两样。那些闭着眼睛指责你们的人都是在替土豪劣绅说话。你们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动，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很希望那些愿意革命的人都能到农村来看一看。现在有这么一种人，既不愿屈尊下乡，偏偏要在城里乱说。我这次回到城里后，就要把在乡下看到和听到的亘古未有的奇闻大肆宣传，讲给那些不愿意来看和虽然愿意但又不能来看的人听。"毛泽东同志接着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岳北农工会与广东海陆丰齐名，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